

汝龙译文集

亚玛

库普林/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汝龙译文集

亚 玛

汝龙/译



库
普
林
/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亚玛

汝龙 译

责任编辑:汪洋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2.25

字 数:300.000

版 次: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32-3/I·1326

定 价:12.2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序^①

这书在全世界已经行销二百万册以上——有俄文本，法文本，德文本，西班牙文本，意大利文本，日文本，瑞典文本，芬兰文本，挪威文本，波希米亚文本，匈牙利文本，英文本^②，波兰文本，立陶宛文本，以及别的语言的译本^③。

这本书的真实的、心理学上的成功，不能归之于读者方面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我深深相信《亚玛》已经驱使许多人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思索娼妓问题了。

但是作者从来没有满意过这本书，至今还是这样。

真的：在几千年中间，而且直到现今，有多少恼人的、没法克服的、被人诅咒的问题，威胁的笼罩着人类，时时压得人类倒在地下，把人类贬到低级兽类的水准。战争，娼妓，死刑，不堪忍受而且报酬

-
- ① 这篇文章是作者库普林(Alexander Kuprin)特为葛尔奈(Bernard Guilbert Guerny)所译的《亚玛》英译本(一九三三年纽约“现代文库”版)而写的“作者后记”。——中译者。
- ② 英译本第一版销售一二五册(如果那出版者的数字可以相信的话)，零卖价格从十元到六十元；第二版销售一五五〇册(那出版者的数字是否靠得住，也还是个问题)，价钱也贵得令人不敢问津。现在这经作者增益修订的版本是第三版了。——英译者。
- ③ 库普林曾经写给我一封愉快的信：“我说《亚玛》在各地各国全有了译本，这话一点没有说错——也许 Touaregs 和 Bottoludi 那些小地方是例外。……我得声明，在英国和荷兰，《亚玛》和《Sulamith》是禁书；前一本由于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实；后一本由于对《圣经》的态度轻狂……”我自己做过书店老板，有一回卖过《亚玛》的犹太文译本。自从作者写过上面那封信以后，不久《亚玛》的这个译本就在英国出版，而且得到了应得的成功。——英译者。

微薄的苦工，大多数人为饱食终日的少数人饿着肚皮做牛马的情形。

我素来觉得万恶中的首恶是妇女肉体的交易，妇女爱情——上帝对人类的最高贵赐物——的交易。可是我又觉得人类的古老病症——卖淫——是一种顶容易用迅速而顺利的治疗医好的病症。我暗想：“只要对人把道理讲明白就行了：‘现在，你有一个人人尊敬的白发祖奶奶，你从她那儿初次听到有趣的民间故事，她是你们一家的光荣和君主。你有一个母亲，你原先曾经映着你那幸福而羞怯的小眼睛，贪食而快活的吸吮过她那甜蜜蜜的奶头。你有一个妻子，你的子女的妈妈，温暖家庭的制造人。你有一个妹妹——一个顽皮，欢笑，机灵的女郎，她的语声就像歌唱。只要想到谁敢当着你不亲爱的小妹妹面前说出一句意义暧昧的话，或做出一种太放肆的姿势，不消说，你的眼睛会充满血，你的下巴会气得发抖。讲到你钟爱的小女儿——我甚至不必费那份精神讲到她了。

“可是你却带着你的先令，你的金元，你的卢布，你的法郎，或你的马克，心安理得的到卖淫妇那儿去换取爱情的代替，换取仿造的性爱——那种性爱的唯一目的是孕育新生命的绝大神秘。有这种目的，你才有理由用那种手段。

“至于女人由于她那种——唉，她那种极艰苦的工作，早已变得愚蠢，自甘下流：这完全不能成为你的口实。事情的症结在于她的青春如果曾经在仁慈，关顾，至低限度的安乐生活中过来，她也许不但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母亲，也许还会成为一个可爱的姊妹，一个宝贝的女儿。

“你也没有理由存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我的家是一回事，别人的家是一回事，迥然不同——别人家的祸福跟我全不相干……”可是——这是吃人的野兽的想法！因为我们岂不是自认为有一点教养，多少总是个基督徒吗？

“当你满足你的兽欲，离开那妓女，掩饰不住心中作呕的憎厌

时，你该明白而且记住：你在那时比那妓女卑鄙下贱到一倍。利用反常的社会制度，你抢劫一个盲目的乞丐，你在一反缚的人的脸上打一记耳光，你欺骗一个孩子……’”

是的！我，尽我的知识，尽我的能力，著文反对卖淫——可是我找不到抵制它的方法。我只知道那些不幸的女人所以被迫卖淫，不外乎：一方面因为贫穷和教育不良，一方面因为引诱和野心，又一方面因为不会做任何行业，或找不到别的工作。可是为这问题作文章，呐喊，劝导——难道都是白费心思？最生动，最可怕，最真实的词藻对于男男女女的影响是多么渺小，想起来真是可怕！……

有一回，在一列从彼得堡开到克里米亚的火车上，几个青年工程师认出了我，要求我答应跟他们谈谈卖淫问题。

“哪，现在，”他们说，“你揭露妓院的恶疮，可是你用什么方法来防范那强有力的支配着成年人的性的饥渴呢？”

我尽我的能力回答：

“粗床单；硬板床；既不太厚也不太热的被子；通风而凉爽的卧室；酣畅的睡眠，睡得不太长，醒得早；冷水浴或淋浴；食物简单，味不太浓；好的文学作品——选择那些描写丈夫气概的，英雄气概的事业的作品；繁忙的工作，在露天底下游戏；男女同校受教育……最后，早婚，比方说，二十五岁。因为，话说回来，好好的女孩子总要到那个岁数才受得住结婚！”

工程师们答道：

“这些我们都懂。这些全是缓和的方法。可是没有解决那基本问题：你拿什么来代替性的满足？”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我把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回说过的不客气的答复讲给他们听：

“有一回在一大群头脑糊涂而很好饶舌的俄国‘知识份子’的集会上，托尔斯泰愤慨的抨击当时的俄国政权。一个青年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对，列夫·尼古莱维奇。就算你的话不错——我们的政权……，全无益处。要是你希望，我们可以毁灭它。可是你叫我们拿什么来代替它呢？’

“托尔斯泰干干脆脆答道：

“譬如说，你害了传染病——上帝不许！你到我这儿来问我：“我害了什么倒楣的病？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我说：“你害了一种某某病。你现在该做的事情是这样：快去看医生，别耽搁，一心去医治。”可是你忽然回复我道：“不错——我得去看医生，医好自己的病。可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来代替梅毒呢？”我承认，我答不上来……”

我的意思也一样。我已经竭尽能力真实的指出来卖淫的恐怖。可是我的作品却以支离破碎的形态出版了。俄国一位神经过敏的、吹毛求疵的、假充君子的书报检查官把它涂改得认不清它本来面目。心浮气躁的读者读了它竟大惊失色。在俄国，我接到过成千成万的谩骂信——大部份是匿名信；现在仍旧不时接到。我的罪状是震撼社会基础，引诱青年堕落，提倡色情文学，等等。许多人不肯了解我的真诚的善意。我最初接到的一些好意的、鼓励的信，是年长的、头脑清醒的、通晓世故的妇女寄来的，是给自己的性的渴望所惊吓的诚实青年寄来的，甚至还有年轻的女孩寄信来。我还珍藏着好几封职业妓女寄来的信；这几封信文理不通，可是内容深刻而动人……

有一件奇怪事情：我在巴黎以 émigré^① 的身份却受到安慰，嘉许，认识。法文译本一出来，巴黎的报界和巴黎的读者生气勃勃的响应我这本悲惨的小说。批评家，用法国作家所特有的那种敏感，指出来短处，可是他们一般的意见是一致的：这部作品尽管有粗糙和离奇的地方，然而充分合乎道德，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它渗透

① 法语：移民。按作者自苏联大革命后即离开祖国，侨居法国。——中译者。

一种热烈而博爱的情绪。

我呼吸得自由多了。

现在我更高兴，因为我终于把《亚玛》还原，恢复它的原来面目——即使用的是另一种语言。

实在，这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检察官的删略可以凭记忆复原。引起困难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这小说在俄国印了许多版——可是不是排版印的，却是照原先的版子印的，因此其中有许多手工的误排，那些错误不但惹人烦恼，有时还歪曲原文，弄得缠夹不清。我把这些全都整理清楚，现在心安了。我的作品是在美国顶好的翻译者的手中^①。

《亚玛》在美国出版，我还有一个理由值得高兴。在美国，曾经出版过《汤姆叔叔的小屋》^②。

亚历山大·库普林

一九二九年秋季于巴黎

① 要得！——英译者。

② 这本小说是美国作家司脱夫人(1811—1896)所作，内容严厉抨击黑奴制度的不公正。这书的影响极大，历史家认为它掀起“解放黑奴”的怒潮，加速“南北内战”的爆发。——中译者。

英译本序

凡不能读亚历山大·库普林的俄文原著的人，应该感激伯纳·吉尔勃·葛尔奈翻译的《亚玛》。这本书叙述俄国妓院的生活。这小说是现实的，悲惨的。库普林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实在很恰当。对于恶事闭目不看，决不是应付恶事的办法。这世界总有一天会明白：面对事实才是进步的开端。不闻不问是最大的恶。顽固偏执永远没理由。到了现在这时代，读者应该可以被人信任多少有点智慧，一本书的考验应该是它的真实价值，它的真诚和它的诚恳，而不是它对于愚昧，堕落，贪色的人的挑动力。今天，有些书所以禁止，正是因为它们对于这个不大读书的阶层不免有影响的缘故。

A. G. 海司^①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于纽约

^① Arthur Garfield Hays (1881—?) 德国犹太人的后裔，美国名律师，以辩护有关人权自由的案件著名。——中译者。

英译者序

“照我们看来，”库普林叫记者普拉托诺夫，他的代言人，在《亚玛》中说道，“他们描写侦探，律师，税吏，村学究，讼师，警察，军官，荡妇，工程师，歌手——皇天在上，写得真好透了——俏皮，隽永，有才气。可是，话说回来，这些人全是些渣滓，他们的生活不成其为生活，而是世界文化的某种邪道的、妖气的、不必要的噩梦。可是这世界有两种独特的现实跟人类一样古老：妓女和农夫。他们的生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在文学中只有一点点皮毛的、虚浮的、海淫的描写……”

皮毛的、虚浮的、海淫的描写……我们来考察一下各作家用什么方式来接近这奇特的现实。首先，有一本纯粹感伤的书：普瑞渥^①的《玛侬·莱丝考》（“Manon Lescaut”）。其次，有一本过度感伤的小说：仲马^②的《茶花女》（“Dame aux Camélias”）。第三本是一本描写生死相爱的浪漫小说：鲁伊^③的《爱神》^④。多产作家巴尔扎克^⑤给了我们两本：一本是纯粹浪漫气味的，他给美貌的茵毕丽亚（Imperia）画了一幅迷人的肖像；还有一本是带浪漫气味的写实作品，《妓女的豪华与贫苦》（“Splendeurs et Misères des Cour-

① Prévost(1697—1763)，法国小说家。——中译者。

② 指小仲马(1827—1895)法国剧作家。——中译者。

③ Louys(1870—1925)，法国文学家。——中译者。

④ 原名 Aphrodite 是爱与美的女神名。——中译者。

⑤ Balzac(1776—1850)，法国小说家。——中译者。

tisanes”)。瑞德^①的《贝格·瓦纷登》(“Peg Woffington”)可以说等于那篇时装剧^②;笛福^③的《摩尔·甫兰德司》(“Moll Flanders”)是直录的写实作品,左拉^④的《娜娜》(“Nana”)是激烈的写实的。

须得注意,有一种奇特的事实跟这些描写绝大多数有关。娼妇也好,bona roba^⑤也好,lorette^⑥也好,妓女也好——只要把她放在文学家面前,嘿,瞧罢!从那卖淫妇身上会放射出那么古怪的诱惑力,到头来所画出来的像,要么是一幅殉道的玛格达琳^⑦的肖像,要么具备摩娜·丽莎^⑧的一切谜样的蛊惑……不像一个卖笑女子,倒像一个古希腊的高雅艺妓,甚至也不是那种艺妓,简直成为塞普丽丝^⑨了!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我只知道有一篇描写才具有无比真确的辉煌以及毫不减弱的艺术手腕;那篇作品中的妓女尽管化装和修饰,那幅肖像仍然是妓女的肖像;那样的描写才称得上是一幅肖像:这幅卓绝的、不朽的妓女肖像是莎士比亚的克里奥佩特拉^⑩。

况且,应该注意,前述那些书的描写,大部分原是妓女的肖像,却不是卖淫制度的图片。还有一件奇特的事实,那就是,战争——

① Reade(1814—1884),法国小说家及剧作家。——中译者。

② 瑞德的成名剧是“假面与真脸,”后来遵从女伶珊摩尔劝告,改编成这本小说。——中译者。

③ Defoe(1659—1731),英国小说家。——中译者。

④ Zola(1840—1902),法国小说家。——中译者。

⑤ 法语:卖淫妇。——中译者。

⑥ 法语娼妓。——中译者。

⑦ Magdalene,原是一个妓女,被耶稣教好,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她也在场。——中译者。

⑧ “摩娜·丽莎”是意大利画家达文西(da Vinci,1452—1519)所画的名像,丽莎是他的朋友的太太。那肖像以它那妩媚的微笑著名。——中译者。

⑨ Cypris,Aphrodite的另一名字。关于Aphrodite,请参看以上的注解。——中译者。

⑩ Cleopatra,埃及的皇后,是一个绝色美人,做过恺撒大帝和安东尼的情妇,后来服毒自杀。详见莎士比亚的戏剧《Antony and Cleopatra》。——中译者。

另一种灾难——也受到同样的看待。我们有很多很多梅松尼^①所画的漂亮而没有污点的掷弹兵和披甲的骑兵；到如今还只有一个维列希卡格林^②。赤裸裸地画出大风呼啸，白雪积封的战场以及黑乌鸦在死灰色的残缺肢体上空盘旋翱翔……

怪透了，讲到描画卖淫制度的本体，而不是把卖淫制度当做附属的背景来描写，那即使不是独一无二，却要算是最优秀的画手，又是一个俄国人，库普林。不错，他也许没有完全避免他所画的女性的上述那种古怪诱惑；因为女性——纵使堕落，腐败，下贱——仍然是女性，对于库普林这热爱生活的人，仍然是生活的奇迹之一。可是，即便可以说他在准备画那些肖像而搅和彩色时用了太多的感伤的油，他画的像却是附属于那背景；在那背景上，他的眼光真实而锐利，他的手稳定而不抖，他的彩色和画笔一丝不苟。他是否也像他自己的普拉托诺夫那样——普拉托诺夫可以说多少是一个自传式的人物，他的许多经验正是库普林自己的经验——“偶然闯进妓院”，不自知地搜集材料，“当然并没有想到写作这回事，”那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需乎，照他的说法，去“翻他的脏衬衫”^③。这儿，我们只须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就够了：凡熟悉俄国情形的人差不多都会告诉你南方那富足而繁华的K城的全名，凡是奥德萨^④人都会告诉你那特瑞贝尔妓院纯粹由于写小说的缘故才从奥德萨城移栽到K城去的……

亚历山大·库普林出生于一八七〇年，一九〇九年是他文学事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他的成名是靠了他那部惊人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决斗》（“Duel”），那本小说跟《亚玛》一样，是一个控诉；它控诉军事机构的腐败。俄国批评家给他戴上了一个生活的诗人

① Meissonier(1815—1891)，法国画家。——中译者。

② Vereshchagin(1842—1902)。俄国画家。——中译者。

③ 意思是“探他的隐私”。——中译者。

④ Odessa，高加索西北靠近黑海的大城。——中译者。

的称号。如果契诃夫^①是俄罗斯文坛的“神童”^②，库普林便是它的“顽童”^③。他的题材之多是数不清的；他的观察力和他的多方面才能是非同寻常的。光是《甘勃里纳司》（“Gambrinus”）就足以使他厕身于欧洲文学大师之林。他有些描写盗贼流氓的小说，如《侮辱》，《马贼》，《街上》（“The Insult”，“Horse Thief”，“Off the Street”）——最后一篇是独白的形式——纯然是“力作”^④。《奥列霞》（“Olessiya”）具有一种非凡的、脱俗的美丽；《淑拉密》^⑤是一篇古代的散文诗。他在《密林》（“Back-woods”）和《沼泽》（“The Swamp”）中描写农民的生活；在《犹太妇女》（“The Jewess”）和《懦夫》（“The Coward”）中描写犹太人；在《军校学生》、《审问》、《守夜》、《梦呓》（“The Cadets”，“The Interrogation”，“The Night Watch”，“Delirium”）中描写军人；在《我怎样做演员》（“How I was an Actor”）和《在休息中》（“In Retirement”）描写优伶。在《去！》《在马戏团中》、《糖果》、《小丑》（“Allez！”，“In the Circus”，“Lolly”，“The Crown”）中，我们看到马戏团的生活（《小丑》是一个独幕剧）；在《莫洛克》（“Moloch”）中看到工厂生活；在《小煎饼》（“Small Fry”）中看到内地生活；在《李勃尼科夫上尉》（“Captain Ribnicov”）和《生命的河流》（“The River of Life”）中看到波希米亚人的生活——除了库普林以外，没有人写得出来。《黑太阳》（“Black Sun”）和《索罗门的星》（“The Star of Solomon”）是出色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此外还有动物故事和花卉故事；儿童故事和神经病患者的故事；有一篇小说献给一个赛马者；还有一篇献给马戏

① Chekhov(1860—1904)。俄国小说家。——中译者。

② 原文是“Wunderkind”；德文，意思是“青年的天才，神童。”——中译者。

③ 原文 enfant terrible，是法文，意思是天真烂漫，往往直述所闻泄露事实或发奇问的小孩。——中译者。

④ 原文 tours de force，是法文，意思是“力技”。——中译者。

⑤ 《旧约雅歌》所赞美的新妇。——中译者。

团的小丑；还有一篇，要是我的记性不错，献给一匹赛跑的马……

《亚玛》的出版轰动一时，它的第一部在一九〇九年《Sbornik Zemliya》（俄文：“大地文选”——英译者）第三卷发表，第二部在一九一四年第十五卷发表，第三卷在一九一五年第十六卷发表。原来的三部和作者特为我增订的最后版本都包括在这译本^①中。

上列各篇小说大部分可以找到译文，不过题名容有不同；上面列的表当然仅仅是多产的库普林的众多作品中的一小部份，各种生活的作品自然也没有列举无遗。最近写的短篇小说现在也出了好几个集子，可是统统在俄罗斯国外出版的^②。

万不可以认为：库普林的《亚玛》，既是发生在俄国，便纯粹是俄国的卖淫情形的图画；本质上，它是有普遍意义的。只要稍一变动就行：把戈比变成分，便士，苏，或普分尼^③；把维尔斯特改成哩或公里^④；珍嘉可以换做尤金尼或珍奈特^⑤；“亚玛”简直可以读做“白教堂区”、“蒙特迈特尔”，或“野岸”^⑥。这就是《亚玛》何以是一本“非同寻常的逼人晕眩的、直录事实的书——一本可怕的书”的缘故。有人说它明显，苍白——甚至绚烂。大概穆瑞罗^⑦所画的盗

① 这译本指的是一九三三年纽约“现代文库”版的英译本，中译本便是根据那英译本译过来的。——中译者。

② 库普林自一九一八年俄国发生革命后侨居法国，此后文章都在法国发表。——中译者。

③ “戈比”是俄国钱币，“分”是美国钱币，“便士”是英国钱币，“苏”是法国钱币，“普分尼”是德国钱币。——中译者。

④ “维尔斯特”是俄里，“哩”是英里，“公里”是法里。——中译者。

⑤ 珍嘉是俄国女人名字，尤金尼是法国女人名字，珍奈特是英国女人名字。——中译者。

⑥ “亚玛”是本书中俄国娼妓聚集地，“白教堂区”是英国伦敦娼妓聚集地，“蒙特迈特尔”和“野岸”是法德娼妓聚集地。——中译者。

⑦ Murillo(1617—1682)，西班牙画家。——中译者。

贼流氓，厚嘉尔司^①的讽刺，高雅^②的怪画，……也是这样。

然而，要介绍《亚玛》，最好用出之于记者普拉托诺夫的口的、库普林的自己的话。“他们写倒是写，”他说，“……可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扯谎，就是富于戏剧性，骗骗年青孩子的，再不然，就是用躲躲闪闪的象征主义，只有将来的圣人才看得懂。可是生活本身却谁也没有触到……”

“可是实际上，这方面的材料极多，彰明昭著，无情而可怕……至于那些响亮语句，讲到女人的肉体交易，讲到白色奴隶，讲到卖淫是大都市腐烂的脓疮，等等，等等倒全不可怕……这种老套头，大家全听腻了！不，可怕的倒是那种日常的、习惯的生活琐事；那种一本正经的、每天如此的生意经，那种有着千年历史的性爱行业，那种由历代决定的平凡习俗。在那些没人注意的无价值事情中，像愤慨，屈辱，羞耻一类的感情全部湮没了。剩下来的只是一种干燥无味的职业，一种买卖，一种合约，一种算得上诚实的小生意，比方说，跟做杂货生意一模一样。诸位先生，你们得明白：所有的可怕正是在这里——其中毫不叫人觉得可怕！跟小市民一样的天天工作着——如此而已……”

“比一切可怕的语句更可怕的，百倍可怕的——是一种小小的、平凡的现象，会忽然打击得你手足失措，就跟额头挨了一击似的……”

正是这类小小的平凡的现象，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的、有特征的琐事，生活的细微处，库普林写得非常出色。充满他篇章的那种“细节主义”^③就像惠斯特勒^④的点彩，或《圣经》的不厌烦琐，或

① Hogarth(1697—1764)，英国画家。——中译者。

② Goya(1746—1828)，西班牙画家。——中译者。

③ 原文 detailism，意思是藉描写细节来衬托出全体。——中译者。

④ Whistler(1834—1903)，美国画家。——中译者。

罗丹^①的雕刻——那“思索者”^②的后背，罗丹的雕刻曾经赋予意义。

“我们全都漠不关心的放过这些有特征的琐事，跟瞎子一样，仿佛没看见那些琐事正在我们四周。不过若是有一种艺术家来，就会仔细观察，拾起那些事情来。他会忽然把生活的一个细小的分子巧妙的写出来公诸于世，于是我们大家就会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可是我自己——自己！——亲眼见过那些事情。只不过我从来没想到认真注意它罢了。’可是我们俄罗斯的真正艺术家——全世界顶有良心，顶真诚的艺术师——不知怎么却至今轻轻放过卖淫问题和妓院。什么缘故呢？真的，我觉得难于回答。也许因为过于拘谨，也许由于胆小，怕给人看做色情作家，又怕我们那种追究身世的批评文章会把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跟他的私人生活混为一谈，会着手翻他的脏衬衫。又或许，他没那么多功夫，没那种自制力，没那种方寸不乱的镇定，连头带脑钻进这种生活，直接察考，不带成见，不唱高调，不用那种婆婆妈妈气的同情心，深入那生活的一切古怪单纯，深入日常的活动……那样的材料……在意义和重量方面才真正无可比拟……别人的话是不够的——纵然是顶实在的话也还是不行——即使用一本小笔记簿和一管铅笔做出来的观察，也仍然不够。人得逐步习惯那种生活，不能自做聪明……”

“我相信：现在不行，最近将来也不行，可是过上五十年左右，总会有一位天才作家，名符其实的俄国作家，会把这生活的一切重负和令人憎厌统统吸收到自己心里，然后用朴素、优美、不朽的形象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大家会说：‘噢，怎么的，我们自己看见过也知道这些事情，可我们再也没想到有这么可怕！’我衷心相信将来会有这么一个艺术家。……”

① Rodin(1840—1917)，法国雕刻家。——中译者。

② Thinker，罗丹所雕的一个像。——中译者。

库普林太真诚，太伟大，写这一段时决不会暗中指着他自己；可是凡读过这痛切而严厉的名叫《亚玛》的控诉的人，谁也不会疑惑这伟大的巨匠库普林是否已经用“朴素、优美、不朽的形象”表现了“卖淫生活的重负和可憎处”；是否已经表现“所有的可怕正是在这里——其中毫不叫人觉得可怕……”因为《亚玛》，作为一种“古怪”而罪恶的现实的无情反映，稳稳的站着，还没有一本别的书能超越它。

《亚玛》这本书问世时所经历的周折困难，倘使全讲出来，会证明跟这本书的内容同样有趣；至于我的译本出版所遭遇的挫折困苦，也决不是一篇文章讲得完的。现在只须说明：我以译者的身份从我认为最没价值的译者手中取回《亚玛》，现在又以出版者的身分能够将一本俄国杰作的忠实、完整、齐全、增订、而且经作者授权的译本献给一般英语读者，实在是非常高兴。

目前这个版本可以用作者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的话做为最好的说明：“寄奉《亚玛》一册——这已经经过彻底修改，重订，补充，成为完整的形式了。现在它没有检查官的红杠子的痕迹，或排字工人的误植，或校对员的糊涂了。”

照《亚玛》现在这个版本，实际上比任何语言的其他版本内容多百分之二十——包括了特为这版本而写的材料，这种材料至今还没用原文发表。

作者久经应许执写的《亚玛》续篇现在正在起草中，这对读者或许也是感到兴趣的事情吧。

B. G. 葛尔奈 (Bernard Guilbert Guerne)

一九三一年七月